



蒲公英礼赞

□朱乃波

北方的仲春，乍暖还寒。小草还没有吐绿，有一种植物却焕发了勃勃生机，它就是蒲公英，也叫婆婆丁。它从土里探出头来，点染着早春单调的景色，给大地带来了绿意。

蒲公英叶子刚长出来的时候呈嫩绿色，叶片不断生长，颜色逐渐变为深绿，叶片边缘呈现锯齿状或羽状深裂。天气渐暖，蒲公英长得更加旺盛。不久，一根托着花蕾中空的绿茎伸出来，沐浴着阳光雨露。花蕾逐渐绽放，成片的金黄色小花，在萧疏的田野上就像一颗颗珍珠，灿烂鲜艳。蒲公英的花朵里含有丰富的花蜜，引来了蜜蜂嗡嗡飞舞。

我小时候，每到春季青黄不接，几乎没有新鲜蔬菜可吃。有了野菜，才使家里的餐桌丰富起来。天气刚回暖，放学后，我就和小伙伴拿着小刀，拎着篮子去挖野菜。蒲公英刚长出地面，叶子比较小，要仔细地寻找。我们穿行在田间地头、荒地和沟边，弯着腰，仔细搜索着地面，用手扒开落叶和枯草，有时会有意外的惊喜。看到一簇簇嫩绿的蒲公英躲在下面，心里特别高兴。

春晖普照，气温升高，

草木萌发。到了野菜的旺盛生长期，蒲公英渐渐长大，有的已绽放了小黄花了。挖起来就容易了。我和小伙伴呼吸着纯净的带着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边挖野菜边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小胖向三丫喊道：“婆婆丁，开黄花，你老婆婆黄脚丫！”三丫捡起一个土块，就朝小胖的身上扔去，小胖赶紧躲开，大家都笑了。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在河边挖蒲公英，回家前，蹲在河边刷洗。妹妹把篮子放进水里，篮子里的菜就飘了起来，被流水冲走了。见此情景，我急忙将妹妹篮子里剩下的菜倒在地上，追赶着被冲走的野菜，用篮子往起捞，当我第二次用篮子捞起一些野菜时，竟然捞上了一条十多厘米长的鲫鱼，在篮子里又蹦又跳，这可真是意外的收获。

回到家，母亲把蒲公英用清水洗净，从园子里拔了几棵大葱，洗净后端上桌，蘸点鸡蛋酱吃，蒲公英微苦中带着清香，配上大碴粥、大饼子，令人食欲大增，别提有多香了。

蒲公英大量开花时，我们有时会采来一把小黄花，放在瓶子里，用水养起

来。有时我们还折来几束野玫瑰，将采来的蒲公英花，一朵一朵地插在野玫瑰刺儿上，一会儿就扎出了一束美丽的花，绿叶映衬着黄色的花朵，非常漂亮。那娇嫩的黄色就是我眼中最美的色彩。

渐渐地，田野里的蒲公英花朵逐渐变成白色的绒球，就像一个个漂亮的白色小灯笼。种子上的白色的绒毛，绽放出向往自由的洁白的翅膀，随风飘向远方。我和小伙伴摘下一簇簇捧着小花伞的蒲公英的种子，鼓起腮帮，用小嘴对准花盆，使劲地吹，看谁吹出去的蒲公英的种子飞得更高更远。看着一个个小伞在风中漫天飞舞，我就想起了一首儿歌：“一个小球毛蓬蓬，好像棉絮好像绒，对它轻轻吹口气，

飞出许多小伞兵。风啊风，请把伞兵送一送，飞到我们乡村中，待到来年三四月，长出许多蒲公英！”

蒲公英的种子随风四处飘飞，漫天的缤纷与绚烂，洋溢着浪漫而诗意的境界。我的目光追寻着它飞走，它会漂泊到一个新的地方，发芽生根，孕育新的生命，开花结实，循环往复，用生命谱写着对人间的爱和奉献。

蒲公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怕低温，不惧雨雪风霜。山坡草地，路边河滩，田野林间，只要有适合生存之处，就能生根成长。

蒲公英有着坚强不屈的品格，无论土壤多么贫瘠，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它都能坦然面对，绽放美丽。



父亲和牛犁 (外一首)

□任胜军

我在整理仓库的时候
发现父亲用过的牛犁
擎着艰苦岁月的犁
弓腰驼着过去的劳累
靠在墙角仿佛是在等待
等待去解刨荒芜的土地

我想起父亲曾左手扶犁
右手高举鞭子
黄牛木犁和父亲
三点一线在田地里耕作
鞭子和汗水交织
父亲双脚踏着春天的足音
扶着它犁过春天穿越夏天

如今被黑土磨钝的犁铧
在被遗忘的角落锈迹斑斑
它仍然摆出犁地的架势
被父亲手茧磨瘦的犁柄
也被潮湿的空气氧化发霉
他的手纹却镶入犁柄里

我为了除去犁表面尘埃
减轻犁腰上的重量看着不累
我用一桶清水冲洗

可我怎么也没洗净
父亲手上坚硬的手茧
磨细犁柄留下的印记

古老的石磨

在乡村外的路旁
有一对被遗弃的石磨
它们相互依偎在一起
慢慢地被风雪淹没

文化悠久的石磨转速
已赶不上时代的步伐
人们为了推陈出新
请它走出当今的生活

石磨曾是村民的保护神
它把原粮去粗取精
那段转动的旧时光
在我记忆长河中散落

常想起石磨的胃口很大
磨眼装满粮食不知饥饿
为人们咀嚼出
五谷芳香

黑

土

地

船丁子菜

□吕凤君

每年冰雪融化后，房子南边的篱笆前就会长出许多绿油油的东西来。那东西跟蒲公英和蚕麻子同时见绿。蒲公英姊妹相互间保持距离，随风飘散使它们远远地相望着，望着母亲扎根的地方，期盼着老根上开出金灿灿的花。

与蒲公英不同的是，这种绿色的东西先是冒出两片嫩绿的芽，然后再对称长出两片叶，当一场春雨过后，不经意间一块地盘便密密麻麻地被占领了。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它们的存在，任其发芽、生长，变成一丛丛野草。或者还没开花便被牛羊打了牙祭。

其实，我家院子外边本来是没有那道铁丝网的。后来，因为常有人把牛赶到院子跟前放牛，有时老牛竟然进了院子，踩踏了苗木，弄得到处是牛屎。有一次，看到我往外赶牛，正在附近挖野菜的徐嫂说，你撵它干啥，它们是给你下农家肥呢。我说树都被啃坏了，下啥都没用。说着，我就想看看她到底都挖了些什么。

徐嫂是我的邻居，住在我家西边的一间平房。她原本是环卫部门的工人，后来唯一的女儿去世了，她便和老伴来到乡下，租了个地方养鹿、养鸡打发日子。

看到我她对挖的野菜感兴趣，她便特意从地下挖了一撮那东西给我看，她说这种野菜特好吃，摘干净了用水焯一下，炒吃、蘸酱、煲汤随便吃，最好是包馅，包饺子、包

包子都好吃。我问她这野菜叫什么？她又从篮子里挑了棵较大的让我看，她说你看这像不像柳树叶？像不像船丁子鱼？我说像，像柳树叶，更像船丁子鱼。她迟疑了一下说，这就叫船丁子。

看到徐嫂挎筐走远了，我这才想起来自己也应该挖点尝尝，长在眼皮子底下的好东西，怎么能假装看不见呢。想到这，我回到院子拎过一把铁锹，找几簇长得鲜嫩的船丁子菜铲下去，然后再连根带叶地往筐里装。猛然想到了刚才徐嫂说话时的眼神，心想她挖了那么多的菜，该不是回家喂鸭子吧？

虽然有些犹豫，但我还是挖了许多。

二

徐嫂热情，也很实在。

快到种地的时候了，她会跟你聊天说，你咋不扣块地膜呢，扣块地膜跟弄个小小棚似的，提前种点小菜，吃起来多方便。有一年晚秋时节，看到满天的花大姐飞到房子上，墙上、窗户上到处都是，她唠叨说，花大姐都下山了，快点往回收东西吧。我知道，她所说的东西都是那些怕霜打了的菜类。可这

跟花大姐下不下山有什么关系呢？看着园子里那些仍旧青绿的瓜菜，我没有理会她的唠叨。哪曾想，花大姐刚刚下山，霜降就来了，青菜被冻得耷拉了叶子，黄瓜、柿子变了颜色，好多东西都不能吃了。

按照徐嫂的说法，我回家将船丁子菜择干净了，又用热水焯了，一半蘸酱，另一半炖了些土豆。虽然没什么特殊味道，但还是觉得挺新鲜的。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客人，说是要挖点野菜尝尝。我便隆重推出船丁子菜。他们说从没听说过，也从没见过。我便说这是山里的一个大妈特意介绍的，我尝过，很好吃的。

客人兴高采烈地走了。过了两天，其中一位给我打电话说，那个船丁子菜真好吃，用水焯了，用蒜末炆拌了一些，挺清淡的，有点芥芥菜的味道。还用鸡蛋挂浆炸了些，更好吃。听了朋友的话，我更加确信徐嫂的话是对的。

眼看着就要到端午节了，有一天我看到徐嫂拎着满满一筐野菜从林子里回来。我问她都采了些啥？她说都是你不认识的。我到跟前看了看，果真都是些我不认

识的野菜。她说趁着这些山菜药性不大，你就只管挑嫩的采吧，怎么吃都是菜，等过了五月节，有些菜就该药人了。听她这么说，我也特意挖了些船丁子菜、蚕麻子和芥菜冻到冰箱里。

三

徐嫂人实在，是过家的好手。

有一年盛夏时节，后边村里的水库因为严重缺氧，白花地漂起了许多鱼。因为天太热，岸边的鱼都臭了。趁着早晨凉快，我捞了一些埋在果树下，然后便下山住了几天。回来后，站在院子里偶然能闻到一股腥臭味。我围着院子转了转，才发现味道是从山坡西边飘过来的。出了院子，我逆风寻找，看到徐嫂的房前屋后到处都晾晒着鱼。

这天晚上，徐嫂又来我家挑水，我问她一个养鹿的，家里又不缺肥料，干嘛晾那么多臭鱼？她说，那么多鱼死了，让人心疼不说，白白地扔在那还浪费资源，我捡回来晒干了，再磨碎了拌到饲料里，既干净了环境，小鸡还能多下蛋。

这年秋天，徐嫂家自己打了口井，不再大老远地来我家担水吃

了。这天早晨，她挎了筐鸡蛋来我家，告诉我这都是小鸡新下的蛋，去年才买的几只乌鸡，前两天竟然也下蛋了。说着，放下筐就要走。我赶忙拦住她，想给她一点钱，她说就这么点心意，你是不收，就是瞧不起人了。她走后我认真看了看，筐里除了鸡蛋，还有几个绿皮鸭蛋和五个鸭蛋。

自从自己家有了水井，徐嫂更忙了，她又养了两头猪，还买了些珍珠鸡。每天薅野菜、焯猪食，去城里拉饭店的剩菜剩饭，尽管忙得跟个陀螺似的，但她精神十足，说话也变得高音大嗓了。见了面，她仍旧会家长里短地聊上几句，每到春天她照样会到老地方去挖所谓的船丁子菜。

四

龙年的春天已经到了，冰雪刚刚融化，网上就刮起了野菜热。蒲公英、刺嫩芽、柳蒿菜、山尖菜……让人眼花缭乱。在众多视频中，我竟然刷到了船丁子菜，经过再三辨认，视频上的画面跟徐嫂告诉我的船丁子菜长得一模一样。但名字可就差远了。联想到徐嫂那游弋的眼神，我赶紧查了一下，这种植物的学名叫长蕊石头花，亦称山麻楂、山蚂蚱菜和山蚂菜。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徐嫂了，听人说她嫌冬天冷，跟老伴又搬回城里住了。她老伴说了，趁着冬天没事干，他想给她多做点好吃的。等婆婆丁开花了，她就会回来了。